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_下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_下

红军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部	(1)
第 二 部	(137)
第 三 部	(279)
第 四 部	(409)
第 五 部	(504)
第 六 部	(633)
第 七 部	(769)
第 八 部	(881)

第四部

十六

公爵夫人一声不响地坐在安乐椅上，微微笑着。公爵在她旁边坐下来。吉娣站在父亲的椅子旁边，拉着他的手一直没有放开。大家都没有说话。

公爵夫人首先把一切事情说了出来，把一切想法和感情转为现实问题。起初有一会儿这使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甚至很不舒服。

“究竟什么时候呀？还要订婚，发请帖呀。什么时候结婚呢？你怎么想的，亚力山大？”

“问他吧，”老公爵指着列文说，“这事儿他唱主角嘛。”

“什么时候吗？”列文红着脸说。“明天吧。你们既然问我，那么，依我的想法，今天订婚，明天就结婚。”

“噢，得啦，好孩子，别瞎说！”

“哦，那就过一个星期吧。”

“他简直疯了。”

“不，怎么会呢？”

“得了吧！”老夫人见他这样性急，高兴地笑着说。“那么，嫁妆呢？”

“难道还要嫁妆什么的吗？”列文很害怕地想道。“不过，难道嫁妆，还有订婚，还有别的什么——难道这会影响我的幸福吗？什么也不会影响的！”他看了看吉娣，发现她丝毫不觉得提

到嫁妆是受到侮辱，他就想：“看来，这也是必要的。”

“我实在什么也不懂，我说的只是我的希望，”列文表示歉意说。

“那咱们就商量着办吧。现在可以订婚和发请帖。就这样吧。”

老夫人走到丈夫跟前，吻了吻他，就想走；但是他把她拉住，搂住她，而且像年轻恋人那样，笑咪咪地、亲亲热热地吻了她好几次。两位老人家显然一时间迷糊了，弄不清是他们又在热恋，还是只是他们的女儿在热恋。等公爵和夫人走了出去，列文走到自己的未婚妻跟前，拉住她的手。他现在已经镇定下来，能够说话了，他有许多话需要对她说。可是他说的完全不是需要说的。

“我以前就知道会这样的！我从来不抱希望；但在心里一直相信会这样，”他说。“我相信，这是命中注定了的。”

“我吗？”她说。“就是在那时候……”她停住了，一面很果断地用她那真情的眼睛看着他，又说下去，“就是在我推却我的幸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一直就爱您一个，可是我那时迷糊了。应该说……您能忘记这事儿吗？”

“也许这样倒好些。我有许多地方应该请您原谅。我应该告诉您……”

他想说的是他决心要告诉她的事情之一。他决定一开头就告诉她两件事：一件是，他不像她那样贞洁，另一件是，他不信教。这是很难堪的，但是他认为应该把这两件事都告诉她。

“不，现在不说了，以后再说吧！”他说。

“好吧，以后再说，不过您一定要说。我什么也不怕。我要什么都知道。反正已经定了。”

他补充说：

“您说定了，是说不论我是怎样一个人，您都要我，不会抛弃我吗？是吗？”

“是的，是的。”

他们的谈话被林依小姐打断了。林依小姐虽然有点儿装腔作势，可是很亲热地笑着来向自己心爱的学生道喜了。她还没有走，仆人们也纷纷前来道喜。然后亲戚们也来了，于是那种办喜事的忙乱开始了，后来直到结婚后第二天列文才得脱身。列文一直感到不自在，不耐烦，可是幸福的程度却在不断增长。他总觉得，别人在要求他做许多他不知道的事，而他也照别人说的做了，这一切就给他带来幸福。他原以为，他的求婚会和别人大不一样，普通的求婚条件会破坏他的与众不同的幸福；可是结果呢，他所做的和别人完全一样，而他的幸福因此只是不断地增长，并且越来越与众不同，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现在我们可以吃糖了，”林依小姐说。于是列文就出去买糖。

“啊，我太高兴了，”斯维亚日斯基说。“我劝您到福明花店去买些鲜花来。”

“要鲜花吗？”于是他到福明花店去了。

哥哥对他说，要借一些钱，因为会有很多开销，要买礼品……

“要礼品吗？”于是他到福利达珠宝店去了。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福利达珠宝店，列文都看出来，大家都盼望他来，欢迎他来，为他的幸福感到非常高兴，就像这几天他接触到的所有的人一样。奇怪的是，不仅大家都喜欢他，而且那些以前对他不怀好感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人，现在都赞赏他，处处依顺他的心意，对他的心情体贴入微，并且和他一样相信，他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十全十美。吉娣也有这样的感觉。在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很冒失地暗示她希望有更好的什么时，吉娣恼火极了，斩钉截铁地说，天下不可能有比列文更好的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也只好承认，而且在吉娣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也不能不带着赞赏的微笑了。

他所答应的交谈，是当时唯一不痛快的事。他和老公爵商量

了一下，征得他的同意，就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娣，日记上就记着使他感到歉疚的事。他当时记这日记，就是为了将来给未婚妻看的。使他感到歉疚的有两件事：他的不贞洁和不信教。他承认不信教，她对此并不在意。她是信教的，从来不曾怀疑过宗教的教义，但是她丝毫不在乎他是否教徒。她因为爱他，了解了他的整个心灵，在他的心灵中她看到她希望看到的东西，至于这样的心灵状态就叫做不信教，这在她是无所谓的。他承认的另一件事却使她哭得很伤心。

列文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她，不是没有经过思想斗争的。他认为，在他和她之间不能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因此他断定，就应该这样；但是他没有考虑，这事儿会发生什么作用，没有想想她会产生什么心情。直到这天晚上，他去戏院之前来到她家，走进她的房里，看到她那泪水淋淋、因为他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痛而伤心痛哭的可怜又可爱的脸儿时，他才明白，她那纯洁的少女心灵是无法承受他这件可耻的往事的，于是他因为自己做的事感到惶恐。

“拿去吧，把这些可怕的本子拿去！”她一面说，一面推着摆在她面前桌上的日记本。“您何必给我看呀！……不，这样倒好些，”她看到他那绝望的脸，心疼起来，就又说道。“不过这太可怕，太可怕了！”

他垂下头，没有说话。他什么也不能说。

“您不会原谅我的。”他小声嘟哝说。

“不，我原谅，不过这太可怕了！”

然而他的幸福是极其深厚的，所以他说出的事儿不仅没有破坏他的幸福，而且为这种幸福平添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原谅了他；可是从此以后他更认为自己配不上她，更觉得自己在品格上比她低下，因而也就更加看重自己这种不配享受的幸福。

十七

卡列宁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席间和饭后谈话的情景，回到自己的冷冷清清的房间。陶丽说的一番要他宽恕的话，只是惹起他的恼火。基督教的准则对他这种情况是否适用，是一个不能轻易谈的太难的问题，而且卡列宁对这个问题早就作了否定的回答。在大家说过的所有的话里，进入他的脑海最深的是又蠢又善良的杜罗夫津的话：“他是好样儿的；他找那人决斗，把那人打死了。”大家显然都很赞赏这种做法，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

“不过，这事已经定了，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卡列宁在心里说。于是他只是考虑着这次外出调查的事，走进房间，并且问那个送他进来的看门人，他的仆人在哪儿。看门人说，他的仆人刚刚出去，卡列宁要过茶，就在桌旁坐下来，拿起旅行指南，考虑起他要走的路线。

“有两封电报，”仆人回来了，一面往房间里走，一面说。“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看了看。第一封电报是通报斯特列莫夫提任了卡列宁垂涎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扔下电报，红了红脸，就站起来，在房里踱了起来。“上帝想毁灭谁，就叫谁丧失理智〔原文为拉丁语〕”，他想起这句拉丁文谚语。他这里说的“谁”，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倒不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职位，因为人家显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感到恼火；而是感到不解，感到奇怪，那些人怎么就看不出，专门说空话和漂亮话的斯特列莫夫最不适于担任这一职务。他们怎么看不出，他们促成这项任命，是害了他们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威信！

“恐怕还是这一类事儿，”他一面拆第二封电报，一面在心中恼怒地说。这封电报是妻子打来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蓝铅笔写的“安娜”的名字。“我要死了，请你，恳求你回来。能得到宽恕，死也安心些。”他看完了，冷笑了一下，扔下电报。开头有一会儿，他觉得这是欺骗，玩花样儿，觉得无疑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欺骗的事是她干不出来的。她想必是要生孩子了，也许是难产吧。可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想使孩子合法化，败坏我的名声，阻止离婚，”他心中想道。“可是电报上说的是；我要死了……”他又把电报看了一遍；电报里明白说出的意思突然使他震动了。“万一这是真的呢？”他在心中说。“万一真的是她在痛苦的时刻和快要死的时候真心诚意地忏悔，而我却认为这是欺骗，不肯回去，那又怎么样呢？那就不仅太不近人情，大家都会指责我，而且在我自己来说，也太愚蠢了。”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我要上彼得堡去，”他对仆人说。

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不是真害病，那他什么也不说，就走。如果她真是害病，快要死了，希望临死前见见他，那他如果能在她活着的时候赶到的话，就宽恕她，如果去晚了，那就为她料理后事。

一路上他没有再考虑他要怎么办。

卡列宁带着坐了一夜火车的疲劳感和不洁净感，冒着彼得堡的晨雾，乘车在空荡荡的涅瓦大街上走着，眼睛看着前方，也不想有什么事在等待着他。他不能想这事儿，因为他一想象事情将会怎样，他就无法驱除一个念头，那就是她一死，他立刻就可以完全摆脱他的困难处境。一个个面包房、关着门的店铺、夜间马车、打扫人行道的清道夫不停地在他眼前闪过，他观察着这一切，尽量不去想那等待着他、他不敢希望、但还是很希望出现的情形。马车来到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轿车，轿车里有一个车夫在睡觉。卡列宁在进门的时候，仿佛从自己脑子的远处角落里掏出一个主意，决定就用这个主意。这主意就是：

“如果是欺骗，那他泰然处之，不屑一顾，转身就走。如果是真的，那要顾及体面。”

卡列宁还没有打铃，看门人就把门开了。看门人彼得罗夫，又叫卡比东内奇，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穿一双便鞋，样子十分古怪。“太太怎么样？”

“昨天生了，很顺利。”

卡列宁站下来，一张脸发了白。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是多么希望她死呀。

“她身体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的围裙从楼上跑下来。

“很不好，”他回答说。“昨天医生会诊过了，现在医生还在呢。”

“把行李搬进来”卡列宁听说还有死的希望，感到有点儿轻松，说过这话，便走进前厅。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卡列宁一发现，就问道：

“什么人在这儿？”

“有医生、助产士和伏伦斯基伯爵。”

卡列宁走进里面房间。

客厅里什么人也没有；头戴紫色缎带软帽的助产士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安娜房里走了出来。

她走到卡列宁面前，因为人快死了，也就不拘礼节了，抓住他的手就把他拉进卧室。

“您回来了，真感谢上帝！一遍又一遍问到您呢。”她说。

“快把冰拿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腔调说。

卡列宁走进她的卧室。在她的桌旁一张矮椅子上坐着伏伦斯基，侧身靠着椅背，双手捂住脸哭着。他听到医生的声音立刻跳起来，放下捂着脸的手，就看到了卡列宁。他一看到她丈夫，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又坐下来，把头往肩膀里直缩，仿佛想钻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镇定了一下，站起来，说道：

“她要死了。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您要我怎样就怎样，但请允许我在这儿吧……不过，我听您的，我……”

卡列宁一看到伏伦斯基的眼泪，就感到心里乱了，他见到别人痛苦常常是这样的，于是他扭过脸去，也不听完他的话，急忙朝里屋走去。卧室里传出安娜说话的声音。她的声音是快活的，是带劲儿的，音调也是特别清楚的。卡列宁走进卧室，走到床前。她脸朝他躺着。两颊红红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双雪白的纤手从小褂袖口里伸出来，卷着被角儿，玩弄着。看样子，她不仅很健康，很有精神，而且心情也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亮，音调也特别清楚，充满情感。

“因为阿历克赛，我说的是阿历克赛·亚力山大罗维奇〔两人都叫阿历克赛，这命运多奇怪，多可怕呀，不是吗？〕，阿历克赛不会不答应我的。我也会忘记，他也会宽恕的……可是他怎么还不来呀？他心肠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心肠有多么好。唉呀！我的天，多么愁人呀！快给我一点儿水吧！唉呀，这对于她，对我的小丫头可不好呀！好吧，那就把她交给奶妈吧。好，我同意，这样还好些。等他回来，看到她会不舒服的。把她抱走吧。”

“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他来了。这不是，他来了！”助产士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卡列宁身上。

“唉呀，胡说什么！”安娜没有看见丈夫，继续说下去。“把她给我，把小丫头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宽恕，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就因为这样我才觉得难受。他的眼睛，可以说，谢辽沙的眼睛跟他一模一样，所以我也敢看谢辽沙的眼睛。谢辽沙吃过饭没有？我知道嘛，大家都会把他忘记的。要是他，就不会忘记。要让谢辽沙搬到角屋里去，叫玛丽艾特陪他睡。”

突然她身子蜷缩成一团，不说话了，并且好像等着挨打似的恐怖地把双手举到脸上，好像是要把脸护住。她看到了丈夫。

“不，不，”她说起来，“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历克赛，

你过来吧。我很着急，是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活不多久了，马上就要开始发烧，那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那皱着眉头的一张脸表现出受难者的神情；他抓住她的手，想说些什么，可是怎么也说不出；他的下嘴唇哆嗦着，可是他还是使劲儿压制自己的激动，只是偶尔朝她看看。他每次看她，都看到她的眼睛带着非常感动、非常温柔的神情望着他，这种神情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等一等，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嘛……”她停住了，好像是在凝神思索。“对了，”她又说起来，“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是要说这个。你不要觉得我奇怪。我还是老样子……不过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我很怕她，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所以我要恨你，也忘不了以前那个女人。那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完全的我。现在我要死了，我知道我要死了，你问问他吧。我现在还觉得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指头都很沉。瞧这手指头，有多么大呀！不过这一切很快都要完了……我要的是：你宽恕我，完全宽恕我吧！我是够坏了，可是奶妈对我说过：那个受难的圣女——她叫什么来着？——要更坏呢。我要到罗马去了，那里一片荒野，那时候我就不妨害谁了，不过我要带上谢辽沙，还有小丫头……不，你不会宽恕的！我知道，这种事是不能宽恕的！不，不，你走吧，你真是太好了！”她用一只滚烫的手拉住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把他往外推。

卡列宁心里越来越慌乱，这时慌乱使他已经不再克制这种慌乱心情了。他忽然觉得，他认为是慌乱的这种心情，恰恰相反，其实是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情，正因为有这种心情，他突然体会到一种新的、从来不曾有过的幸福。他不是想到，他希望终生遵循的基督教教规就是要他宽恕和爱自己的仇人；但是他心中充满了宽恕仇人和爱仇人的喜悦感。他跪在床前，把头放在她的胳膊肘上，他隔着衣服都感觉出她的胳膊滚烫，他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哭

着。她揪住他那秃了顶的头，身子朝他挪了挪，带着挑战般的高傲神气朝上抬起眼睛。

“他来了，我知道！那您就宽恕一切吧，宽恕吧！……他们又来了，为什么他们不走呀？……他们把我这些皮袄脱掉嘛！”

医生把她的胳膊挪开，让她躺到枕头上，把她的身子连肩膀盖好。她乖乖地仰面躺下，用发亮的目光望着前面。

“你记住一点，我只要求宽恕，我再不想要什么了……他怎么还不过来呀？”她朝门口对着伏伦斯基说起来。“过来，过来吧！把手伸给他。”

伏伦斯基来到床边，一看到她，又用双手把脸捂住。

“把脸露出来，看看他吧。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嘛！”她生气地说。“阿历克赛·亚力山大罗维奇，你把他的手拉开！我要看看他。”

卡列宁抓住伏伦斯基的双手，把双手从脸上拉开，那一脸痛苦和羞臊的神气，使一张脸显得十分可怕。

“你把手给他。宽恕他吧。”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再也憋不住眼泪，那泪水扑簌簌地从他眼里流了下来。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她说起来，“现在一切都好了。不过多少要把腿伸一伸。就这样，这就很好了。这些花画得多么不好看呀，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纸说。“我的天哪！我的天。什么时候才了结呀？给我点儿吗啡吧。医生呀！给我点儿吗啡吧。啊，我的天，我的天哪！”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起来。

医生们都说这是产褥热，害这种病的一百人当中有九十九人会死亡。她整天都在发高烧，说胡话，精神恍惚。快到半夜时，病人昏迷过去，脉搏几乎停了。

每一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

伏伦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他就来问病情，卡列宁在前厅里

迎住他，说：

“您不要走吧，也许她会问到您的，”他说过，亲自把他带进妻子的卧室。

天快亮的时候她又翻来覆去地开始折腾，胡思乱想，不住地说胡话，到末了又昏迷过去。到第三天还是这样，可是医生们都说，有希望了。这天，卡列宁走出来，走进伏伦斯基坐的房间，把门拴上，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历克赛·亚力山大罗维奇，”伏伦斯基觉得有了交谈的时候了，就说道，“我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辩解的，请您宽恕我吧！不论您有多么难受，您要相信，我比您更难受。”

他想站起来。可是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

“我请求您听我说说，一定要听我说说。我应该向您说说我的心情，也就是过去和今后决定我的行动的心情，免得您在对待我的方面产生误解。您要知道，我已经决定离婚，并且已经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开头我是犹豫不决的，我非常痛苦；老实对您说，我一直想对您和对她进行报复。在我收到电报的时候，我也是带着那样的心情上这儿来的，说得明白些：我希望她死。可是……”他沉默了一会儿，考虑该不该向他坦露自己的心情。“可是我一看到她，就宽恕她了。宽恕使我感到幸福，因而感到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完全宽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由人打，我想在别人要拿我的外衣的时候，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只是恳求上帝，不要剥夺我宽恕的幸福！”他的眼睛里汪着泪水，他那明亮而安详的目光使伏伦斯基受到震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踩到污泥里，使我成为世人的笑柄，我也不会抛弃她，也不会对您说什么责难的话，”他继续说。“我的责任是很明确的：我必须和她在一起，今后还要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不过现在，我认为，您最好还是离开。”

他站起来，哭了起来，说不下去了。伏伦斯基也站起来，却没有直起身子，弯着腰、皱着眉头看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心

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是具有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望尘莫及的。

十八

伏伦斯基和卡列宁谈过话以后，来到卡列宁家大门口台阶上，站下来，很费劲儿地回想着，他这是在哪儿，该上哪儿去，是步行还是坐车。他感到自己可耻、卑鄙、有罪，而且无法洗刷自己的罪孽。他觉得自己被推出了他一直轻松得意地走着的轨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准则，以前似乎是坚定不可移的，现在忽然变得荒谬和不适用了。被欺骗的丈夫，一直被他认为可怜人物，不过是他的幸福的然而有点可笑的障碍物的，忽然被她自己叫回来，推崇到令人俯首听命的地位，而这个丈夫处于这种地位表现得并不凶恶，并不虚伪，并不可笑，而是非常善良、朴实和心胸宽广。这一点伏伦斯基不会感觉不到。两个角色一下子调换过来。伏伦斯基感觉到，他是崇高的，自己是低下的，他是光明磊落的，自己不是光明磊落的。他感觉到，她的丈夫尽管那样痛苦，依然能宽宏大量，他自己欺骗了人，却又卑鄙，器量又小。不过，承认他自己远远不如他不该瞧不起的人，这只是他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感到自己现在最不幸的是，他对安娜的恋情，本来渐渐冷了的，可是这些天来，当他知道他永远失去她时，却又强烈起来，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样强烈。他在她患病期间真正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灵，所以他觉得以前就好像从来没有爱过她。现在，在他了解了她，真正爱上了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显得非常低下，而且永远失去了她，自己给她心中留下的只是可耻的回忆。最糟的是，当卡列宁把他的手从他的羞愧

的脸上拉开时，他那副可笑又可耻的模样儿。他站在卡列宁家大门口的台阶上，茫然失措，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您要马车吗？”门房问道。

“是的，要马车。”

伏伦斯基过了三个不眠之夜后回到家里，也不脱衣服，就俯卧在沙发上，两手合在一起，让头枕在手上。他的头沉甸甸的。种种景象和往事、种种稀奇古怪的念头特别迅速、特别清晰地交替在脑际浮现：忽而是他给病人倒药水，倒得漫出了汤匙；忽而出现助产士的一双白手；忽而出现卡列宁跪在床前地板上的奇怪姿势。

“睡吧！忘了吧！”他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因为他完全相信，一个健康的人，如果疲乏了，想睡觉的话，立刻就会睡着的。果然，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的头脑迷糊起来，于是他开始沉入朦胧的深渊。无意识生活海洋的波涛已经开始淹没他的头脑，这时就好像有一股强烈的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浑身猛地一哆嗦，整个身子在沙发弹簧上蹦了起来，于是他用两手撑着，恐怖地跳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像根本没有睡过似的。一分钟之前的头脑沉重感和四肢无力感顿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踩到污泥里，”他听到卡列宁的话，看到他站在面前，看到安娜那烧得红红的脸和亮晶晶的眼睛，看到她脉脉含情地、亲亲热热地望着卡列宁，而不是望着他。他觉得好像看到了卡列宁拉开他脸上的手时他那副愚蠢可笑的样子。他又把腿伸开，照原来的姿势一下子躺倒在沙发上，合上眼睛。

“睡吧！睡吧！”他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可是一合上眼睛，他却更清楚地看到了安娜的脸，那还是赛马前那个难忘的黄昏时的模样儿。

“这一切都完了，不会再有了，她也很希望把这一切从记忆中抹掉。可是我没有这一切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和好，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呀？”他说出声来，而且无意识地重复起这句话

来。他一重复这句话，就觉得纷纷汇集到他的脑海里的另外一些形象和往事也就翻腾不起来了。可是重复这句话阻挡他的胡思乱想并没有多久。一幕幕幸福的情景和随之而来的不久前的尴尬场面又飞快地一一在脑际闪过。“把他的手拉开，”安娜的声音说。他把手挪开，并且感觉出自己脸上的尴尬而愚蠢的表情。

他依然躺着，竭力要睡着，虽然感觉到根本不可能睡了，并且一再地小声重复着一些念头中的片言只语，希望借此阻挡新形象的出现。他留神听了听，就听见有一个发了疯似的奇怪的低低的声音反复说着两句话：“我没有好好珍惜，没有好好享受；我没有好好珍惜，没有好好享受。”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我疯了？”他问自己说。“也许是的。人究竟怎么会发疯，怎么会自杀呢？”他自己回答过，便睁开眼睛，惊讶地看到他的头旁边放着嫂子瓦丽雅绣的绣花靠枕。他抚摩了一下靠枕的流苏，就试图回想回想瓦丽雅。回想一下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情景。可是去想任何不相干的事情都是痛苦的。“不，该睡觉了！”他把靠枕推了推，让头靠在上面，可是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眼睛闭住。他爬起来，坐下来。“这就是我完了，”他在心里说。“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办。还能干什么呢？”他的思潮很快地跑遍他对安娜的爱情以外的生活领域。

“去追求功名？像谢普霍夫斯科依那样？在社交界混混？进入宫廷？”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这一切以前是很有意思的，现在什么意思也没有了。他跳下沙发，脱去上装，解下皮带，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为的是呼吸舒畅些，接着就在房里踱了起来。“人就是这样发疯的，”他反复说，“也就是这样自杀的……就为的是免得羞愧，”他又慢慢地补充一句。

他走到门口，把门拴上；然后，目光对准了咬紧牙齿，走到桌子跟前，拿起手枪，打量了一下，推上子弹，就沉思起来。他垂下头，带着紧张思考的神气手里拿着手枪一动不动地站了有两分钟，思索着。“当然啦，”他对自己说，就好像长时间有条有